補續全蜀秇文志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三十九

黄岡杜應芳　裁
景陵胡承詔　訂

墓碑

賈司倉墓誌銘　唐蘇絳

公諱島字浪仙范陽人也自周康王封少子建侯于賈因而氏焉誼則大漢大傅寅則晉尚書由是徽音流遠祖宗官爵顧未研詳中多高蹈不仕公展其長材間氣超卓挺生六經百氏無不該覽妙之尤者屬

思五言孤絶之句記在人口穿楊未中遽罹誹謗解褐受遂州長江主簿三年在任卷不失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諸侯待之以賓禮未嘗評人之是非手骨自清真搜至理悟浮幻之莫實信無生之可求知矣哉文工筆法得鍾張之奥所著文篇不以新句綺靡爲意淡然踐陶謝之蹤片雲獨鶴高步塵表長沙裁賦事略同焉攸望遭時來紫泥必降優游華省遨泳清塗噫脩短定期數豈能越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嗚呼及未浹旬

又轉授普州司戶參軍崇公銘其來於公何有痛而無
于夫人劉氏承公遺言粤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
庚子葬于普南安泉山慮陵谷變遷刊石紀時絳秦
公知已見命爲誌詞仍爲之銘曰猗歟賈君天縱奇
文名高天下儁不在雲登振聲光高步出群今則已
矣聲若蘭薰

蘇明允哀辭　宋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
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嘗矣乃始復爲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以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務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

復去蜀游京師見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為禮部又得
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
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
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
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
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
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
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

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明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

豈其然何則使公得遇如太宗創業豈不偉乎汲儀薰猶之餘何能爲孟子之沮於臧倉而以不遇魯侯歸諸天故曰吾不幸命也然歷五代宋元至於今千歲餘而公之清風高節終古常新言柳公之墓聞者莫不興起焉一隅之壚一坏之土云乎哉於以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爲善者勸也彼阿附爲權奸以自托遍以自貸如柳璨史泰之徒亦何其至於無知乎惴惴焉奉而寶若楊涉者輩視公之直道[illegible]充保一日之富貴也而狗彘其行萬世下使人聞其名

唾而罵之則以彼較此於今之得失爲何如故曰是非好惡者萬世之公也而小人輩猶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讓班既新公祠即公墓拜之斬艾荆棘之交道而立石遂書此爲之記

脩復宋蘇老泉先生墳祠記

金承勛

嘉靖壬子春臺吏汝南喻公時按部眉山夜夢與東坡先生接因謁三蘇祠爲文祭之歎曰東坡頴濱塋於吾鄉之汝頴附墓至今存也惟老泉先生塋眉山

故墟按歐陽公誌墓在武陽之西龍岡其為人所發滅其跡久而無所考耶遂命洪侯秉和上下彭眉間求之竟弗獲議者謂東北十里廣福寺者相傳為老泉勅賜守冢之寺也即其地封而祠焉弗愈於終亡已乎不然顛沒墳院記有之廣福為先公文安府君墳側之精舍也距墳四里許翁初上塋得安鎮之山有泉曰老翁井墳距泉西南私十餘步斯今之求老泉墓者舍寺而求諸泉近之矣侯乃度方里以諮其泉遂得之於石龍東岸之椰滿山中其山壯偉

環抱泉盆然出於兩山之間畜爲井翁謂兹盆書協吉
爲神之居其信然哉乃復得聯櫬於山楹之下雖無
埋辭翁忝程夫人文惟子之墳鑿爲二室微夫泉與
允信乎爲老泉遺冢也若石龍者適在彭眉界中豈
可龍相得之說耶侯因諭居人我州爾界圖別址以
徙爾居我將治泉允構祠宇乃封乃樹申樵採之禁
於守冢爲疾幾老泉之靈爽棲於此矣遂約其勞費
以聞於臺史從之未幾祠成侯屬承勛記其事仰而
嘆曰老翁井儼泉也真老泉而有聞焉今老泉墓泯

矣據老翁井而復得之翁之井銘曰惟我與爾遂終不泯翁與泉何異世相遭之奇也哉說者謂東坡顯濱若歸祔翁所謂玉之充則翁之墓至今存可也不然老泉嘗欲卜居河南貧不能遂二公盖承其先志者今二公塋域中亦有小眉山西望嶓顧風景不殊又安知老泉之靈不往來遨遊於汝潁間耶至三蘇氏之所以存者歐陽公銘曰儒與明允亦既有文而又有子故其父子兄弟一時文名震京師甚終也忠愛孝悌之節卓犖可以表見於天下後世其存而不

朽者在是矣又豈繫於一抔之土爲蘇氏有無輕重哉若夫臺史之文章氣節視蘇氏異代而齊光者故其感契之深寓諸慶庥極意而推表之矣嗚呼佳城見白日而滕公塋峽櫬陻而王果復營斂之今老泉之廢井亦幾五百年而遇臺史封而祠焉非其數也已乎翁諱洵字明允號老泉其詳在宋史傳茲固略是舉也憲伯陳公常道楊公守約參伯鄭公光溥學憲陳公鎏先後賛成之若吾鄉苑馬少卿吳君嘉祥憲副弟承業亦嘗與泉謀焉謹錄以爲記

潛溪宋先生遷葬記　彭華

金華潛溪宋景濂先生博極經史百家書發爲文章奔放雄豪與司馬子長馳騁相上下而理致過之在前元時已負天下之望從以元亂退隱龍門山著書以見志

太祖高皇帝於庚子之歲初定鼎金陵即遣使聘先生先生幡然應詔一見即加禮敬尋命授

皇太子經先生開導詳明且日侍

上左右敷陳大經大法及

高皇定有天下凡所以立陳綱紀詔諭臣民定一代
之法以垂無疆之休其超出百王永庇萬世雖出
天縱聖人宏模遠識而贊襄黼黻於左右者寔維先
生是賴先生之名溥海外內罔不聞知而列侍從被
眷顧恩寵之隆無與比者晚有致政之命杜門山居
不幸以孫愼得罪坐是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
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
有二既而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
許賜田以供祠祀後有十有五年為成化二十一年

巡撫都憲孫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才憲使周公
暨藩臬諸公偕拜謁墓下四顧徘徊慨然興懷周公
以地理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語同寅盍謀遷之
僉憲潘公璋衛啓於　蜀王王慨然命善相地者卜
吉地卜得某三某六一宋承奉瓚已規爲壽域矣
王以諭宋宋頓首曰臣經營身後計久矣且有居室
數十間號净居菴又有田園若干又有池塘竹木之
勝今卜者曰吉可以遷葬宋學士惟　殿下命臣不
得而有也凢百可以供祠祀者并以奉祠臣不得織

亮有爲　王曰其善尙留之喜甚手錄
尙是與宋手書蹟
詔勅暨一時名公卿贊詞以進　王益感歎遂以是
年十一月十二日躬臨墓所命左長史蕭用平致奠
且召其子孫錫賚甚厚墳既啓棺漫散且朽幸遺骸
尙在乃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
汙屠像改爲先生祠于以妥先生神靈周公孝書數
千里至京師求予記之將勒之石以垂永久昔者文
王遷延朽骨武王封忠臣之墓聖經賢傳特書之以

爲美談今　蜀王之於宋不獨封之而又遷葬焉而
又加祠祀焉於禮有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賢王之所以興起民之不苟者固有契於先王之盛
典而克繼　獻王之志無愧焉者於此亦槩見矣且
周憲從先舉其端宋承奉充相其成而卿佐寮友咸
欣然左右之無有齟齬於其間而宋先生之靈遂獲
妥於此歷千萬年其如存嗚呼先生雖不克正首丘
眞可以瞑目地下無遺憾哉

復翰林學士承旨宋先生墓記

天生名世之賢輔猷一代之治其德業聞望當時人
重之後世人慕之固有關乎氣運而不偶然者也若
翰林學士承旨宋景濂先生其人焉先生在
國朝洪武間以長孫愼坐法謫居蜀之茂州行次夔
門抱疾而卒旅葬蓮花池峯下永樂間　蜀獻王念其
爲開國文臣之首具棺移葬成都之東郊外積歲久
之墓幾湮毀人咸爲之咨嗟涕洟成化間　惠王謀
易塋地以圖其永於城南不數里許營先生墓且爲建

道記周禮濂溪翰苑之圖薦山錄集醇正雄健辨博宏深敷闡大猷濂溪鎔冶其陶冶造化之英華發揮賢之蘊奧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真希世之賢也然而末路崎嶇發命矣夫今當道方舉遺典而崇重先賢是克知所務者也嗚呼先生功在朝廷名傳後世殆將與日月爭光無疑言聲光乃追典崇之典會維始於今日予小子敢託名以傳焉

宋特進左丞相贈太傅忠肅虞公神道碑銘

虞儔忠

宋紹隆之際有社稷重臣曰虞忠肅公魏然為百代標表云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後徙蜀隆州父封秦國公祺登進士第早學有大度公事秦公及母太夫人甚謹母歿廬墓側白烏來巢時稱其孝感公紹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國忌蜀士檜既歿公為以薦召對論士風大壞言以文章進者[illegible]輕浮以言語進者去其巧僞以政事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秘書丞

遷禮部郎時史浩擅權主和議誤國是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防不可稍懈已而金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懾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一戰而潰兩淮盡失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虜騎充斥我兵星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自固則正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列戈船爲五部分而邀敵大呼誅絶江而下並薄采石公卽將士殊死戰遂大破虜亮趍瓜州爲其下所刺捷聞上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

之裴度也上至建康以公充川陝宣諭使時史浩議棄德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退議棄唐鄧海泗四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關軍國大計朝議紐不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參大政及吳璘卒復以樞密院宣撫四川上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乾道五年大拜公輸忠轉導尤加意士彙置材館錄一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必大李燾張栻推誠薦引又言朱熹不在程頤下宜登用之必有啓沃之益恭奉賢大臣休休有容以能保國家黎

以其公之謂哉忠肯綜核古名碩無忝爲大臣者於唐得狄懷英裴中立於宋得寇平仲李伯紀是四公皆以韋縫儒生功安社稷而忠肅公屹然奮翮其後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遇之時不同其心一也謂公爲宋社稷臣詎誣哉予家先中丞敘次譜系寔出公後茲予按蜀道經仁壽展謁公墓泫然歔欷慨慕公之流風邑尹孫秉禮爲崇封樹清出祭田五百丈令僧人法旺佃種以供時祀又伐石丐予言予竊惟人臣致身匡國安常處順以捍禦制勝其成功也易爲

力唯當戎馬跳梁大兵犇北國事阽危之日乃能出其忠力摧彼強虜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安此非才與誠合以社稷爲己任者疇克臻茲哉予每讀宋書至忠肅公傳未嘗不斂衽正色若挹覩其侃侃然堂堂然也公眞人傑哉秦公所表業有任文史文予茲復爲公碑而系之以銘銘曰猗忠肅公矯矯人龍忠弼丹衷氣凌白虹紹興之季險壬登庸公排其奸如草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貔貅萬騎樞臣鼠竄驍將狐避公推其鋒如虎驅兇乃梟點虜

乃固宗社克殫勤勞不遑夙夜德順唐鄧均不可舍[illegible]其言如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中書材館有錄賔榻無虛烹銓用恩皆世大儒公薦其賢如茅連茹中立克恭懷炎討賊平仲我我伯紀屹屹公兼厥美並崇厥德稷如清風赫若夜日隆山之鄉皇塔之陽玉藏千祺金爾萬禩德馨未沫厥后克昌於鑠勳庸視茲銘章

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趙貞吉

唐以來諸賢之居也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瘞焉亦未有若公之卓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公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爲之捲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墜無以妥靈爽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閫中黄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往者見公墓於南山之下見之爽然感焉即命吏按式經始致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

庖湢悉極繕緻已又增其舊域大倍其表柱廣其稜畝益踰年而衆務俱備即黃公遷為川貴總督亂節辰沅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中李君副使楊君王君參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成黃公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傅黃知州嵒重白指揮也督役勸而事集相黃公之志也閒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于其家大保東湖公而未即至至則無祀有人愈備也嗟乎公沒千載

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以爲已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成曠代之偉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黄公復以書抵予則惟欲予抒實事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佞安得不撥公之大者於以諭吾邑蜀變庸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限於裴氏之子而重爲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

得其一端而專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況于四者之並臻乎公之術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雖儒者以此遜于贈貝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傅而術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賢者其忠與才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倪宋之范公希文乎身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于亦以爲知言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踐規復方行無疵務風義趣舍軌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罷相已幾不惑五

十處約勝於知命大刀之則龍驤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攄之則聲藏光涵而斂於無朕是公志名獨契乃兆之所值最也然則長公並興道真而為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傅巖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晚於一時而殁公淹溺者誠不足言也然非其公之嘉樂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為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吾邑罷與用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漢摟溪先生墓記　　郭子章

予入郫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揚子故有亭已改爲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爲學宮移揚子祀鄉賢無復亭矣問揚子胤對曰郫無後揚子者草自揚子五世俱獨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獨郫也問揚子墓對曰墓在邑西二十里燕穢不治里中而樵牧其上行道嗟憐予曰是即非侯巴所名玄冢者疑衣冠藏也不宜盡鏟滅乃檄有司封之上周遭樹以栢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泉郫令李君請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漢揚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

書之付剞令勒之玄石剞人而后乃今之死亡龍貴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太玄何也太玄也揚子者書繁富如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至老而悔之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大丘曰文範覩逝之趣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訾揚子者旣訾其不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生爲揚子辯未仕莽累千言顧亦未有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則揚子自喙無以自解予謂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揚子之說蓋亦有大不得已焉者且古今國

亡而死者度不死無爲也甚不死者忍其死將有爲也殷亡矣洪範未衍箕子何以死乎紂亡矣春秋未一匡四稱八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於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邪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爲是邪予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曰法玄明不死意也嗟夫李令伯喭漢爲僞朝予過彭山冢嶽嶽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丘坐据苑國之堂又何於揚子過之深邪而不一剪其松楸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墓
祠碑

趙貞吉

惟
皇天眷我　明之祐聞出哲臣爲　社稷隷二百年
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秉所遇時力於隷事最
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之邸正德辛巳威武南征僨
空沉陸變起非常甚者握神天之器挾移乎之能安

以一刺訟彬入貨獄吻繫之變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貲犒思歸官卒人令掃迹出關成遂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燃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巳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眞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巳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昌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闔長老云公

始定從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闈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
上下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
之異矣弟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
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過也事
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碩識豈
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
君父骨肉情禮之閒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
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揆度剗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

之至禮保志名之完名俟泰陵歸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料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哉乖臧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過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

靖國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為大業之未終也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劒而左右測其意在於 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隱隱意切矣然
璟詔雖勤而屢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慈曾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賞邊劒當書合
契楷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惘忠以慰仁
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猗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奉門韋爭甚于公之謗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
公殲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為洗雪而嘉勞愍忠于
公後先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
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
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
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

歷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兵軍伍錢役畫最邊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咨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采以東嚴功乞封已持內言引內官劉瑾見例要公會同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辭紛易易勤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傳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濫歸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嚴武勅已濵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念七日撝抑奸雄如泰如

瓔稍踈者足以死
新韶歲運入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大倉粟一
百五十三萬餘石總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
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嚴及遘死矣然而不
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
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雖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
嘗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
曰天生斯人以資人國之事大臣之任不可代也於
是虛閣以待擁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

何鄉天庭忽有霙華飛新傳火兮燈交光儼雲旂兮
羽蓋顧形影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
于皐君乘舫耶乘蹻石嶒月兮山嶠撒手扼腕談何
高登樓慷慨意初浹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湄
中濤百年朧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
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居來

張公墓誌銘　　　　王世貞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曆丁亥云蓋三上而　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即縣官有緩急必召公既歸猶日徵公起居食飲狀以爲　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　天子爲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宰司空議贈公少保予祭九壇俾工部郎馬督觀治塟於是公卿大臣西鄉咨嗟歎

愍曰　國棟撰奚公既歿發篋遺其手曰葬我必以王
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為兒時交其必
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卜以庚寅夏四
月葬公於鳳皇山之陽塋而先期奉玄子之狀以請
余從金陵得公訃即為位而哭以此辭附郵夏官之役
於公里耶不能下從公而又何敢辭公張姓楚之孝
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亂竄於蜀深入於爐
之銅涇係籍焉再傳而為迥配汪又傳為巽配劉又
傳為文錦是曰南溪公配沈自南溪公而上遡迥皆

以公貴贈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儀字肖甫初自號嶁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歲侍南濠公舉古書傳語卽能談質如素習者口誦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卽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

之而若素忽歛之而叵測者度子之談笑於衆中劇
條條之安臥於攻壘斯其能矣玄子畏其志而公又
益習見泰西京官下士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
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
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精
衷法而行之兩造市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
若父母矣時緹帥挾恩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
與　詔旨益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惡裝者二鬚輔
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

徑前白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鬚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令曰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　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鬚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二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

責金甚急可入賊致壹百金來亭之時丞簿蹲踞儀門外尚謂果嘗稯捕於公既得公所賊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胡賊斂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請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賊汝人二百貢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髯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遁去考問皆得其人殊於市公之見劫時從容若無事者劫既解解臥達旦人以是知公

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
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
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酬倡頗傳於人人
公意豔之及謁于鱗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善之與折
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
故積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糶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
全活數萬計事聞將賜金將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塡
省以年未及格擢兵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
壇中有無省癈索然者獨有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

人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秋文翩翩自拜相砥礪爲高人之行且飛觴弄翰卜夜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沖而年又最少宗吳顧盻賴公鄉而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宫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榷關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遂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濼入公喪歸一切裁之有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罰當有吏部恤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

自此作吏部郎也至則請於當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覗詔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令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皆從謫無在者弟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譏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子尚無他於是假風纔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首愉快然

公獨不自處遷客勤脩其干職益孜惕息中丞吳公
蔡公嘗寔是三人者僑客主禮待人稱之遷知灤州
灤於晉最雄其疆土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變廬
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撫循之而威亦不廢
若它所操攝則遊刃餘也銓部雅知公之屆而得其
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潁上兵公益得發舒潁亳
之間謐如矣尋改雲南爲提督學政以經術文雅振
諸生昆明點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
重遷參議廣西入飭大名兵備爲副使分守甘州爲

布參政按察山西爲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
西之未幾而復起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
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
道路洶洶爲梗公夜趣濟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
安慶守門止夕至矣會按卒前已就擒餘黨訴外應
者猶伏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調揭其實則
安慶之衛體而亟與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劾兵部
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豸圖張志學張
承祖忿使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爲盜江洋者吳錫等

張旗幟犯守守逃遯行剽人財物何也無守備設故
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
人義感之詔守實激之變以撫公不為動詔逮指
揮等論死而以錫役公行法焉守卒得自公出復行
諸郡縣務持大體不為苛刻會務以民瘼吏弊為急
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慈諭
歸而公來按部相得而洽懽甚比余服闋除公亦郭
御史之薦刻上矣余起湖廣入為太僕卿公猶在事
念太夫人老欲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

公俠湘人孰公賢而脩飭之所以褒揚且至然公而
嘗語余必歸矣吾之承乏爲士也故相新鄭公實才
我而後相江陵公從臾之并以爲大臣一意爲國用
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一公乃兩疑我以爲必偏有所
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且甘心我而安慶
守主應桂者故爲指揮孽守志降者也公極論其狀
應戍而南臺與之有連而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語
中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
公歸而諸謂公寃不敢白箇者謂公賢可大用嘗爾

縉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公無他傳乃大悔曰吾
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歿而黨能爲縣官急才尋補
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官未幾遷南光祿卿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發江口而太夫人之
訃至矣公嗷號不欲生括髮歠粥晝夜馳歸哀毀如
失南濮公強自力治葬既襄事推先人之産直千金
者以予兄服甫除而召撫陜西未任改宣府公爲宣
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
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

生殺其命入頰滿五使求之辭甚恭公計以縱之則見狎侮之則見憚乃以屬大御飭作建旗鼓縛入頰將斬而馳赦之入頰叩頭流血曰微大御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入頰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入頰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下令有浮于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攜畏吞台吉銀定偽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畏吞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偽不浪彌縱各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

叢孽叢孽者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頎乃屈我之體以伸彼之欲于哉即欲苟伸漸不可長彼苟滋而更大入臣自恐一鎮之力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愼毋使虜輕我　上曰善虜旣聞公治兵夕相怨乃更還所略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橐駝稱之求勿解互市　上謂公處分能懾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城者緡錢以鉅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半壁猶兒堡三城脩南山邊墻萬六千九百四十丈功倍而費省復書奬賜金帛入爲

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變督撫浙者吳中丞吳公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攻 中古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譟而縛吳公庭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拳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公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公後餉而以二千金謝遣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有驕而督撫臣屏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御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 請公出右僉都御史出撫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館

約余出會貨余方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修則廢法多修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起而已公領之時陸與繩以从司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合我公市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供有役夫司下服諸上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嘗卒之不若謀之市猾楊諷爲亂而會仕卿坐宅法郡襄三木以徇市

猾相與爲姦者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庇
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
三司供張跡彿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
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閒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
未也公苦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
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
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
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並前臨
橋而喻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僇汝矣且汝

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强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非閧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慎易汝族耶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　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昌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

士也汝死法固不死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懾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煽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戒苟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公也江陵雖枝而

獄之以免言於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二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究之則廢法恐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一倡亂者馬文安劉廷用曰罪可贖矣子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賜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怒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憔憔也公度是一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席以名

屬徐將軍士大令縛之至軍門刃交叱廷用數而斬之餘若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諭之曰吾非不得已者以昔有微勞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服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請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　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但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卒利用緩不後竊或知之速而能徹緩而能察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畫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時所

督許何若左券也公既銜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皆保甲團練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為蔡今而相與謳思公不忘其生祀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獨老也時遼左與大虜十變近而開原故為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遼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勁兵

公扈心害之以二奴賊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
二奴及羽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
馬一千七十二匹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
稱賀詔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
誥命金幣王巒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
賜璽書銀一錠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為副千戶
公飛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善坊之寧遠伯設
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
十七級優詔進公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為千戶者得

世襲常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逼也謂劉兵夾而攻之若振槁耳公獨謂遼禦不可撤潘鎮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陝備邊諸鎮頗報可公常慮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爲墩者百七十七爲墻者六萬五千七百亦營舍千八百有楹訖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上遴徊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試充讀卷官歲决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 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

無不延納察氣益發舒或自訴能御人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因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囊譖乘而有陷公者賴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持恒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二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俞言歸而貫田巴嶽玄天宮為靖廬延道士與共居又謫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老書金陵謂王子為我悉序之前是已敘公詩及奏議矣

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京師明興以來稱文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於武而文襄疏於文非公比也公之施大矣不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遂往之私溷公誌然公之精神實注焉尋曾子相所云云可以已哉公集若干卷行於世配一品夫人何氏有婦德佐公至貴老吏夫子五錦衣指揮僉事叔琦娶冷恭人鄉貢士叔珮娶舒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叔璽娶高女一曰蒲適高元之何夫人出也國子生叔珂娶高恩生叔環娶楊女一曰潯

適高任之側室趙氏出也女一曰杭次氏出也諸孫
男十人女十人元孫宜孫保孫同孫女曰蕙曰壽曰
芳及未名者叔琦出也肇孫女曰變者叔琢出也貽
孫振孫明孫女曰雲曰祥曰保曰瑞曰桂叔璽出也
顧孫女曰淑叔珂出也所婚字多名家　銘曰惟滑
北邑三轉西偏公時爲令晳而少年刼盜之雄莫挾
金錢公邑不動援莢外援卒以身免刼首遂殲其師
上谷綱繳猾虜彼不自意有所縱舍殺之以德振之
以武譬若驕稚擊殺掌股或朴或乳無敢齟齬其最

艱者莫若錢廚亂卒虎伏民乃鴟張公曰驅之從寇
什偪乃乘輕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叟拔猖大勇
赫然呼此戎兵留者一營爾罪實輕殲彼從雪爾
罪名戎兵懽呼入公賜更生受律賞殺瀕彼鴟孫若掃
敗葉繫縶就俘斬頭穴胷血流爲渠餘黨遁巡弭耳
以遮悍卒犯師胡可赦許司之獮歲乃獲首渠彼實
不知盜縱以驕縛之轅門磔不敢嚚曲赦二一營以全
凮要迅霆一收白日昭昭公之心儀乃在子房及其
作行寔等汾陽單騎走敵氣吞胡羌收傻縛人天威

忽揚歸從赤松始得斂藏猶公之武不取攻剛猶公之勲不在甲冑仁心爲勇毅以弘就造物私爾初不竟究文士無用攻藉入殺